



新華書店東山總發行

王希堅著

變工組

太陽落下山了，一羣一羣的小孩子，各人背着自己拾得滿筐的柴草，從山坡上跑下來，向着回家的路上去。山坡下面就是那個小小的村莊，家家的烟筒裏，正冒出一縷縷的白烟。孩子們一路打着、鬧着、唱着、笑着。走在最後邊的，是一個約摸有七八歲的小孩，和他五六歲的弟弟，兩個人合抬着一隻很小很小的筐子，筐裏也盛了一點點樹枝兒和乾草。大的孩子一邊走，一邊教着小的孩子唱他剛學會的那隻歌謠。

『黃老媽——』他扯長了腔說。

『黃老媽——』小的學着說。這『黃老媽』是指的他們家裏那一隻雙角抱頭的

大黑牛。

『上山爬——』大的又唱第二句。

『不用教，俺自己會啦！』小的搶着說。

『你會？你自己唱！』大的說。

小的不慌不忙扯着腔兒唸起來：

『黃老媽——

上山爬——

啃青草——

肚子大——

伸伸脖子要說話——

咩——』

剛說到這裏，老遠拴在他家門口的老黑牛看見兩個孩子來了，真的伸伸脖子咩的一聲叫起來。兩個孩子喜得前仰後合，飛也似的向着家門跑去。大的孩子從草筐

裏拿出一枝帶青黃色的小草芽兒，送到老黑牛嘴邊上說：「俺特意給您帶來的！草發芽啦，往後有你吃的啦！——明天咱上山吧？」

「明天咱上山吧？」小的孩子也學着對老黑牛說。

老牛伸出舌頭舐着小草，像是很滿意似的嚼着，大的孩子趁這機會爬到牛背上去。

這時候從南邊走過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，臉像臘黃，頭髮像秋後的枯草一樣，拖着鞋，抱着膀子，迎着兩個小孩做一個鬼臉說：「哈！小雞小羊都回來啦！」

「小吉！」大孩子把嘴一撇說。

「小祥！」小的也跟着說，「不許你胡叫人家！」

那男人露出焦黃的牙來，沒精打彩地笑着說：「好！好！小吉小祥，您都回來啦，您爹可在家嗎？」

「不在家！」小吉沒好氣的說。

那男人吡吡牙又說：『嘿！您還沒回家，怎末知道你爹不在家？』

『您知道俺沒回家，您待問俺幹什末？』孩子們說。

這男人被小孩子搶白着，還是毫不在乎的神氣，拖踏拖踏地走向裏邊去了。兩個小孩子大聲唱了起來。

『張口等，

張口等，

賣了鍋，

吃大餅！』

接着嗤嗤地笑起來，小祥也爬到牛背上去了。

那個被孩子們叫作『張口等』的男人踱進院裏去。這個人本名叫作張奎東，是這個莊裏有名的懶漢，要講他的本事，就在吃喝二字上。不管你多少錢，多少東西，一落到他手裏，就好比肉包子打狗，真個是有去無回，再多點他也不嫌乎。碰上有人家吃喝的場合，他鼻子也格外尖，腿也格外長，鑽營也格外有辦法，挨罵挨

趕他也不管，總得湊合上去吃點。要是自己家裏放着二升麥子，他就能整晚上睡不着覺了，一霎兒說包子有味，一霎兒說油餅香，一霎兒又說麵條便當，圍着屋子轉三遭，他再也離不開這二升麥子了。晚上說夢話也是吃，早晚把點東西糟蹋上，他才算沒有心事了。可是除了吃喝以外，輪到別的事上，他就像莊戶人家說的『一通鼻涕』一樣，沒骨頭沒勁了。走到街上，小孩子也欺負他，回到家裏，他兄弟也管着他，只有被他兄弟逼着的時候，他還能幹點活，一霎兒鬆一點，他就一霎兒懶一點，惟恐多使了力氣。他兄弟張奎西說也奇怪，生性真是和他一東一西，恰正相反，二十三歲的小伙子，說幹啥能幹啥，家裏頭的活，就是靠他兄弟這一個人。在幹活的時候，張奎東動不動倚老賣老的對奎西說：『好兄弟，你年輕，你多幹點，我老哥哥不行啦！』（其實他比奎西大七歲，）閒着的時候，奎西天天出去打短工賺錢，奎東躺在床上，就皮着臉叫着：『好兄弟，可憐可憐你窮哥哥吧，把錢分我一半！』奎西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有時候就不客氣的熊他兩句，可是也看他哥哥份上，常常就把錢給他。因此人家送了張奎東這個『張口等』的綽號，這個綽號起

得怪合適，所以全莊都傳開了，大小孩牙沒有不知道的。

去年成立變工組，大家都尋思張奎東是最不好辦，誰知道他却成了個『積極分子』，噲噲呼呼跑在頭裏，到處找人變工。原來他有他的打算，他覺着變工一定是大夥在一塊幹活，一樣分東西，他要是偷懶一點，在這裏頭不是更多賺便宜嗎？所以他就專找那些老實能幹的，想跟人家變工。可是他願意和人家變，人家沒有願意和他變的，剃頭挑子一頭熱，誰都看出來他是想賴着人家，所以直到最後還沒找上組。小吉小祥的爹劉殿雄，是全莊出了名的老實頭子，當時也是猶猶豫豫沒找着組，後來全莊就剩了他這幾家，不知怎的湊湊合合就弄到一個組裏來了。劉殿雄的大女兒劉蘭英，和張奎東的弟弟張奎西平日最要好，蘭英是村裏的識字班隊長，奎西是青年主任，都是今年才提拔的，那時候他們兩個人一心願意在一個組裏，暗中使了點勁，這樣就硬拉成一塊了。劉殿雄和劉大媽根本不懂得變工組是怎末回事，就聽了蘭英的擺布，還選了殿雄當什末小組長。幹起活來，可給劉殿雄背上一個大包袱，天天早晨起來，小組長的任務就是去請奎東下湖，奎東就躺在被窩裏似哼不哼的叫

着，「早着呢，忙什末？耽不了事啊！」不請三遍他不起身，請三遍有時還請不動。殿雄一算計，光有催他等他的工夫，自己下湖也幹不少活了，可是不找上他，別人又都會夥伴，就爲這事鬧得大家都不高興。劉殿雄要是一個能剛能硬的人，奎東對他也不敢怎樣，也能帶着幹些活，偏偏殿雄又是一個最愛面子的人，當人面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回到家裏自己生悶氣，奎東是軟欺硬怕，越殿雄讓他他越不聽話。有時候還是奎西實在看不過眼去，頂他哥哥幾句，奎東才勸利一點。就這樣，他們這個組去年幹了一年，整扭了一年，一直糊弄到麥收的時候。開頭奎東要先給他家割，組裏就打夥先給他割了，以後輪到再割別家麥子的時候，張奎東忽然裝起肚子痛來，背後裏還說些不乾不淨的話，說什末：「麥子掉了頭，誰掉誰活該，細麵用不着再過篩，有的吃着不能再挨太陽晒。」別人一聽，那裏能受得住！都說：「他不挨晒別人就該挨晒嗎？」都要去找他出來問問。那時正趕上大忙的時候，叫他這一耽擱，鬧了一陣，半天沒集合起人來，後來各家都等不得了，各人都去搶起各人自己的莊稼來了。殿雄家裏這年種的麥子頂多，趕上這個時候又是有錢也雇不出人來，



也只好自己動手，逼着大媽蘭英都下了湖，連小吉小祥也拖着去幫牲口，抱鋪子。後來還是張奎西看不過去，家去熊了他哥哥一頓，硬逼着他哥哥出來，兩個人給殿雄幫了兩天，才好歹把麥子弄到家裏，真的差一點就掉了頭。從此殿雄好說歹說再也不搭夥了，一提起這件事來，就搖頭跺腳傷心得了不得，從此變工組也就垮台了，眼也沒算，工也沒還，各家連腔也不大愛答了。可是張奎東又偏是這樣厚臉皮的人，越討厭他，他越來越熱鬧，好像秋天的蒼蠅一樣，越打牠越上身。小組垮了台以後，奎東還是天天愛往殿雄家裏跑，還想叫人家白給他幹活，有時候就今天借點油，明天拿棵葱，碰上吃飯也賴上坐下就喝兩碗糊塗，還賣賣嘴說：『咱們是互相幫助啊！』因此誰都沒有好臉給他看，他却就是出死上皮涎臉，人家都對他沒辦法。

這次張奎東閒來無事，順腿又溜到殿雄門口來了，和孩子們胡鬧了一陣，就不識趣地走進大門來。殿雄正在院子裏收拾犁具，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，又不聲不響地低下頭去，只管幹自己的活，對張奎東理也不理。張奎東站着呆了半晌，也不覺

得不好意思，就一屁股坐在殿雄旁邊的草墩子上，打一個呵欠，懶洋洋地說：

『大叔！啥時候耕地啊？』

殿雄也不答言。

過了一陣，奎東又搭訕着說：『大叔——吃過飯了嗎？』殿雄還是不說話。這時候劉大媽從屋裏端着熱騰騰的菜湯擺到院子裏，拉開小桌子，一面向這邊招呼殿雄吃飯。殿雄還沒動，張奎東看見了桌子上的東西，嚥一口唾沫，嘆一口氣，欠欠身把腕底下的草墩子拉着挨近桌子開了閒說：

『咳！大孀子！您家還是吃得這樣好啊！』

大媽把碗向當中一拉說：『你說得可不錯，麥子還隔三四個月才能下來，青黃不接的當口，誰家還有好的吃！——可是，奎東你借的那二升麥子可得還了啊！俺真等着用呢。』大媽也是和殿雄一樣能過日子，能幹活，可是他比起一般的女人來，在說話辦事上還格外有些能為，出頭露面的事情還能幹一起，這和殿雄那老實人對比起來，更顯得她能耐久，每逢張奎東到她家裏來打麻煩時，殿雄只能不哼不

響的挨着，生氣悶在心裏，大媽却能拿幾句話來頂一下，把奎東打發走。最近大媽見了奎東，一開口就要賬，要還麥子，要還借的錢；其實大媽明知道奎東不能還，借的時候本來也就不敢打譜他還的，可是每次拿出這些話來頂一下，奎東雖是臉皮厚，也再不好意思開口再借別的了，不能再借東西，奎東近來也就少來了兩趟，所以今天大媽一見奎東又在發賴皮，就又拿出這個辦法來了。

張奎東每當人家向他要賬時，照例是低着頭，呆那末十多分鐘不說話，這是爲了緩緩對方的勁，消消對方的氣。這次一聽大媽提起欠的麥子，他果然又不講話了，低着頭，摸過旁邊不知道誰的烟袋來裝上一袋烟抽着，抽了一回，才猛的又像想起一件事來似的，抬起頭來說：

「您還沒聽說嗎？政府裏下來了什末三大禁令，要家家吃糠嚙菜，渡過春荒，誰家也不准吃好的，誰吃好的查出來就受罰。……」

他的胡吹海撈別人也都聽慣了，他說的那些奇譎事兒，十之八九是生編硬捏的沒影的事，所以殷雄和大媽只當他是拿這些話來打岔，也只是笑了一笑。

「您還不信嗎？」張奎東板着面孔說：「您不信今晚上看，區上又分派下任務來啦，聽說還是要大變工，窮的和富的都搭配開來，不准荒地，不准餓死人，荒了地餓死人全莊要負責任。：：」

大媽聽他說得像真事了，才將信將疑地問了一句：「還能學去年那樣嗎？」

「看樣子比去年還行許要嚴格一些，」張奎東又把他添枝加葉的本領拿出來了，他說：「哼！去年那算什末！說垮台就垮台了，今年你看吧，誰要敢先垮，聽說叫他檢討了不算，還要包賠全組的工糧呢！」說到這裏，他看看殿雄的臉，又看看大媽的臉，鼻子裏得意的哼了一聲，順手端起來桌子上一碗涼好的糊塗飯，三吞兩嚥就喝進去了。

這時候外面像一陣風一樣的跑進來了殿雄的大女兒蘭英，她穿着白布條兒的夾襖，外面披着一件青格子布的棉襖，短頭髮梳成兩個辮子，樸樸素素的裝束，只是鞋頭上繡了朵綠花兒，完全是鄉村裏識字班大姐的打扮。手裏拿一頁鞋底，走到哪裏都不肯閒着，這鞋底是她說將來準備上級要的，但鞋樣兒是從張奎東的兄弟張奎

西那裏量來的。她一進門，滿院子的東西都好像跟在她周遭兒活蹦亂跳起來。她放下鞋底，不是這裏搬搬，就是那裏弄弄，樣樣事情她看着總是不順眼，不擺布擺布她心裏無論如何不舒服，一眼看着張奎東蹲在那裏喝糊塗，她立刻把小嘴一撇說：

『張奎東！你來俺家裏幹什末？』

張奎東也有話講，他撇了撇嘴就說：『光許你到俺家裏，還不許俺到您家裏來嗎？』

張奎東看準了蘭英和他的弟弟奎西是一時也不願分開的一對兒，有空總喜歡找在一塊，他就抓住了蘭英這一點，處處總在揭蘭英的短。這一回又恰恰被他碰對了，蘭英剛才正是從奎西那裏回來，她和奎西啦了半天，啦到今年的生產，兩個人都覺着今年自己當了幹部，要幹得好好的，不能再像去年那樣虎頭蛇尾。一提起去年變工組的垮台，蘭英就直抱怨奎西：『都是吃虧了您那份熊哥哥！』奎西也不辯駁，兩個人都靜靜地坐着，心裏想起了去年一塊幹活，說說唱唱，有空還學習，真覺着世界上再沒有那樣痛快的事了。可是一想去年垮台的情形，就都被眼前的困

難愁住了。今年怎樣才能再弄到一塊兒呢，想着想着，眼看快到吃飯的時候，奎西才說：『明天再說吧，咱們好好想想辦法。』蘭英一時也想不出好主意，就悶悶地回家來了。

蘭英一回家碰上奎東，自然要朝他洩洩氣，蘭英是有名的機關槍，開口不饒人，順嘴朝着奎東裂了一梭子。却不想被張奎東一句話頂住了，一時不好答言，蘭英心裏一急，臉上就一陣兒紅起來，臉上越紅，心裏越急，這一急倒給蘭英急出一條主意來。她想出來了一句話，抬頭對張奎東說：

『張奎東不用你嘴硬，我就是剛從您家裏來怎末樣？哼！奎西人家早打好主意啦，你再這樣沒出息，他就同你——分家！』

她把『分家』這兩個字特別使勁地說出來，這句話恰正打在奎東的痛處，奎東天天最怕的是這一手。蘭英到底是嘴頭厲害，這一下一句話就把張奎東治住了，張奎東又低下頭去了，又不講話了，蘭英却不讓人，更尖起嗓子來得意地說：

『和你分家，看你懶鬼不得餓死！』

張奎東知道再賺不到什末便宜了，像一隻鬥敗的公雞一樣，垂頭喪氣地站起來，夾着尾巴要走。外面兩個小孩子正抬着小草筐兒走進門來，一邊走，一邊口裏還唱着：

「張口等，

張口等，

掉下個豬屎蛋子來

豬頭頂！」

劉大媽等張奎東走了，這才悄聲兒問蘭英道：「聽說又來了什末三大「急令」，又下來任務了，你在外面可聽見來着？」大媽和殿雄都是不大參加莊裏的會的，但是她却喜歡和她女兒嘴裏打聽點消息，因為蘭英是村裏的幹部，說話總是靠得住的。但是蘭英却也常常借着這一點向大媽「假傳聖旨」有時候隨便造點假話，大媽她們不出門，是真是假也弄不清楚。

「什末急令慢令！——她嘴尖地對大媽說：『現在快耕春田的時候，人家不急咱

自己還不急嗎？」

「不啊！聽剛才張奎東講又要成立變工組，還像去年一樣，又是怎末回事啊！」大媽着急地問。

「變工組當然要成立，集體幹活快嘛！」蘭英不費力地說。

殿雄蹲在一旁，半天沒說話，這時忽然半腰插上一句：「集體幹活快？快甚末？」他是天生的慢性子，任何大事小事沒大發過急，可就是去年搞變工組那一回，却真叫他失去了耐性，這回要不是提到這個問題，他還是在一旁呆着不說話，一聽蘭英說變工集體幹活快，這他可有意見了。他又接着說：「上年不是三集體兩集體，咱那麥子還沒集掉了頭！」

— 15 —

大媽自然同意殿雄的意見，她接上來說：「誰碰上張奎東，不氣死也窮八輩。」她看看門口，又悄聲囑咐蘭英說：「再弄什末組咱也不找張奎東，咱管找誰一塊不找像他那樣的。」

「那——可不能隨便。」蘭英又想起奎西來，不和奎東一塊她是不反對，可是



去掉奎東就要去掉奎西，她就不同意了。她想再假傳一回「聖旨」一時又編不出理由來，只好含糊糊糊地說：『得等今天晚上討論討論。』

『今晚上討論甚末？真是要開幹部會嗎？』大媽記住剛才張奎東告訴她的話，又緊接着追問上來。

『那——討論甚末，現在不能講……』蘭英支支吾吾地說。

大媽越聽越覺得有問題，她牴心地問：『不是又要鬥爭吧！』殿雄也伸過頭來很關心這個問題。

『生產！生產！討論大生產！』蘭英賭氣地說，感到被兩個老人家追問着很不舒服，站起來拿着鞋底，一溜烟又走了。

殿雄對大媽說：『你出去看看！打聽打聽到底是怎末回事？』本來這些事應當殿雄出去作，可是殿雄碰上這樣的事，總是好往大媽身上推。大媽也是常喜歡打聽點新鮮事，就打扮了打扮，穿上點棉衣服，跟在蘭英後面，也往開會的地方來了。大媽走出門來，天已經黑了，月牙兒掛在樹梢上，陰森森的，像是樹林裏閃亮的